

我最早认识的诗人普希金，是他的童话《金鱼和渔夫的故事》。那是一本彩图的儿童书，一个渔夫出于怜悯将一只小金鱼放生了，小金鱼原来是海里的国王，于是要给渔夫报答，实现他的愿望。善良的渔夫有一个贪心的老婆，从想要一只不漏水的木盆，到要一间大房子，一个庄园，最后想要替代金鱼成为海的国王，最后，所有的愿望化成了泡影，只剩下破木盆伴着穷困的渔夫和他贪心的老婆。这本童话书是我儿时最早的启蒙读物，还有《小红帽》说一个狼外婆的故事，还有《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还有《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讲的是“叶公好龙”“杯弓蛇影”“拔苗助长”“守株待兔”“狐假虎威”……这些故事书都是幼儿的彩图读物，但这些年，几十年过去了，仍留在我的记忆中，记得它们的开本大小，记得他们的封面和图片。

一生不知读过了多少书，能记得的真的不多，但这几本小书，我不知为什么真的记住了，大概孩子最早的记忆，就像是一张白纸上留下的痕迹，会影响一生。比方说，我写诗多年，尊敬和崇拜普希金发自内心，无论有多少损害他名声的传说，无论他的一生并不都光彩耀耀。记得到俄罗斯访问，在彼得堡，我们参观了他最后的居所。在他平凡的寓所，许多俄罗斯青



玄微之旨 佚名

金鱼与渔夫的故事

叶延滨

年和我们一齐排队，等待进入普希金旧居。旧居不大，参观都限定在一定的人数内，所以，要事先约定钟点，安静的旧居只有解说员的声音在空旷的屋子里回响，所有的光荣与骄傲都成了我们眼前的宁静，也许，我们永远无法走近普希金，然而我们却能走进他留下的宁静。从寓所出来，我们又去了他最后决斗的那个小树林，到小树林时，初冬的彼得堡下起了小雪，雪花重新让我们感受到那场决斗的冷酷。普希金用生命去捍卫的荣誉，到今天仍是他生命中无法抹去的寒意。

我不知为什么，在那个雪花飞舞的小树林想起了金鱼和渔夫的故事。也许普希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他只索求荣誉与骄傲，所以他成为世世代代人们精神的引领者，引领着我们走向高贵和自尊。

高贵与委琐有时只是一步之遥。正如“争取”与“索取”之间的区别，正如“赢得”与“求得”之间的区别，也正如“永不满足”与“贪得无厌”之间的区别。说得清楚吗？说得清，也说不清，当清白浊，浊者自浊。

在今天，我们的孩子所受到的教育要比我们当年丰富得多，电视、网络和各种媒体，每时每刻都在给他们灌输“竞争时代”的最新理念。更快、更

多、更自在！更富、更爽、更有名！这类“合理利己”理念正像魔杖一样驱使着人们走上各种搏击场：交易、招聘、选拔、辩论、选美、超女、投标、竞拍……所有的加速器都在制造“一夜成名”的超女超男，都在追捧“瞬间暴富”的成功人士。

而失败者和落魄者，更多的是他们！他们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他们诅咒欺骗他们的那些美丽的谎言，同时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曾经和他一样的聚光灯下的“胜出者”。是啊，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真理，谁也不是法力无边的小金鱼，所有人都应该知道在任何一场竞争中，失败者总比成功者更多。因此，不要当那个欲望无边的渔夫婆娘。

为了这点，我们可以忘记这个世界上曾有一位伟大的诗人叫普希金，我们也应该重新普及一下他的童话《金鱼和渔夫的故事》。

万一我们中的某一位，已经重演了这个故事，变成双手空空的老渔夫。怎么办呢？这样吧，请读一下普希金另一首短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出版系统须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在却是阴沉；/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

唉，谁说这个时代不需要诗人，不需要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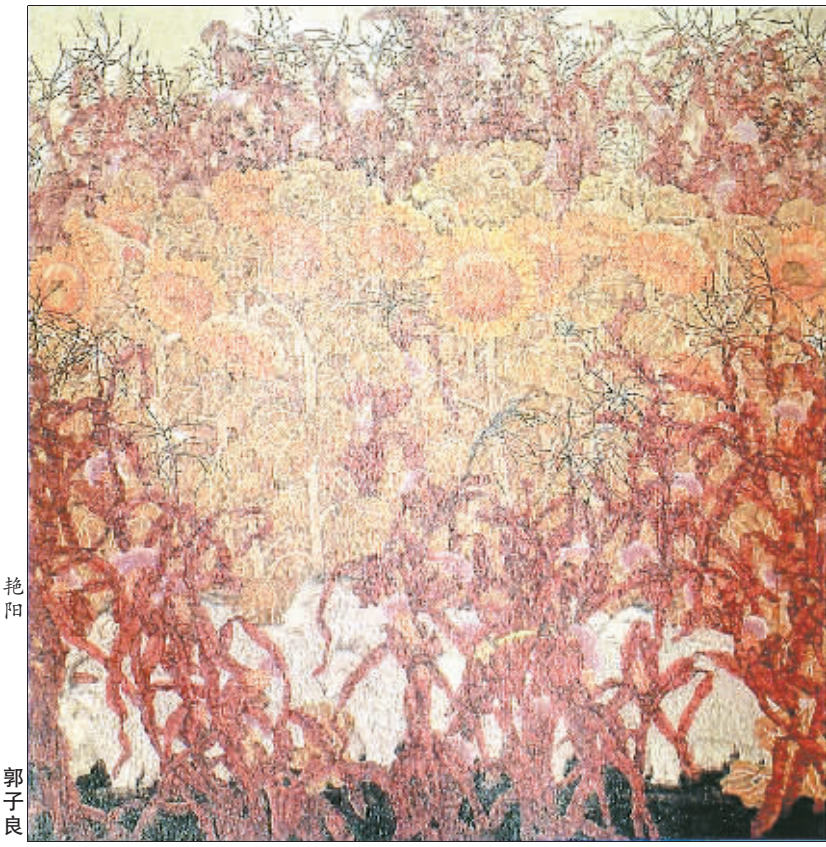
《312 经络锻炼有效防治中老年常见病》

李国萍

根据经络学说，人体的一切功能都是在经络系统的控制下进行的；经络失控是疾病形成的原因；而疾病的痊愈则是经络发挥调整作用的结果。

《312 经络锻炼有效防治中老年常见病》就是一部由祝总贻教授主编的以经络理论为指导的有效防治中老年常见病的实践指导书。312 经络锻炼法是一种省时、简便、易学的自我健康保健法。本书在介绍这一方法的同时，强调思想观念的转变，要重新认识人体的潜能，真正认识到经络系统在我们身体健康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坚信自己体内的经络系统是生俱有的自我健康恢复系统，满怀信心地坚持 312 经络锻炼，变被动健康为主动健康，就能够使多年的常见慢性病得到治疗，重新获得健康。

“312 经络锻炼法”对许多中



抱阳 郭子良

与老公一起吃饭的时候，你有没有试过傻傻地看着他进餐的样子，而自己却愣愣滴水不进，粒米不粘？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看他吃饭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享受？你有没有认为只要看着他吃得那么开心快乐，你的心里也同样的欣喜若狂？

当女人真真切切地爱上了那个男人，真是会傻到连吃饭都顾不上。不是因为男人的帅气十足，也不是因为男人的英俊威武，而是因为这仅仅是女人内心一种奇妙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到来的时候，爱人的眼睛就是对情人最好的奉承。

爱上了他以后，女人的眼睛会变得说话起来。她不用开口说一句话，只想安安静静地坐在他的身边，深情款

意得有刘万顺、茂生、李祥记三家，总共也不过 40 多人。近郊农民提篮送货一般只有几斤重，亦可成交。到猪市挂牌收购，有数 5 公斤者便为大宗买卖。到上世纪 20 年代，经营者日益增多，收购量大幅增长到几千斤，旺季达到万斤以上。此时，经营猪鬃最早的代理洋行在郑出现，汉口设在陈陆里的华昌号(加工作坊在西陈庄)，日商三井洋行在郑坐地收购棉花的同时，也收购猪鬃转运。

上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中，郑州猪鬃加工业比较活跃，出口加工猪鬃的作坊有 50 多户，较大资本的加工作坊，雇佣男工几十人以上，最少者亦有十余人。外销量上升至几万斤，产品享誉国际市场。形成了整个郑州猪鬃加工业的兴旺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交通受阻，猪鬃收购陷入停顿状态。抗战胜利后，到 1946 年底，郑州猪鬃加工业才得以恢复，但业务远不及以前。

当然少不了甜言蜜语。那是男人对女人的殷勤。但是对于女人，我还是觉得再多的话语也是多余的。什么都抵不过眼睛给男人的魅力。

曾经也有一个男人向我倒苦水。说是他实在忍受不了他的老婆每天对他的破口大骂。不过就是家庭里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女人就变得面目狰狞，不是白眼瞪，柳眉倒竖，就是龇牙咧嘴到能塞得进一个苹果。他常常这样回忆，和她拍拖时那最深情的眼神曾让他乐不思蜀，可如今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也许，在肢体语言又或是口头表达上，我们总以为自己爱对方很深，但恰恰是平淡的生活让人忽略了传递爱意的最关键的电波：眼神。

东里，乃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故里。和子产同时代的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讲：“东里子产润色也。”历代研究《论语》者，如东汉郑玄《论语注》，三国魏人何晏《论语集解》，宋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都明确指出：“子产居东里，因为以号”。看来，子产居于东里，并以此为号，则是不争的事实。但东里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确有不同的说法。

有说在新郑城内。如《辞源》、《辞海》都说：“东里，古地名，在今河南新郑县城内。”有说在产祠，则此庙也。”还说子产祠于唐天宝七年(748 年)重修。以此计算，新郑的子产祠，少说也有 1200 年以上的历史。子产为卿，其父公孙成也是郑国重臣，他生于新郑，长于新郑，居住地当然也应在新郑。依那时的交通状况和子产清贫的生活，不可能住在尉氏的洧川，更不可能居于 80 (市)里外的郑州。所以“东里”应在新郑，而不是其他地方。只是因年代久远，在历史的长河中，新郑“东里”被埋掉了。

再者，子产在世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为郑国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自己又清廉、勤俭，以致出现了“子产死，家无余财，子不能葬。国人哀之，丈夫舍袂珪(一种古人佩戴的玉器)，妇人舍珠玉以赠(即拿财物帮人办丧事)之，金银珍宝不可胜记”的动人场面。根据“法施于民则祭之，以死勤事则祭之，以劳立国则祭之”(见《礼记·祭法》)的传统，国人在其出生地立祠建庙，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就像孔庙建在曲阜，岳飞庙建在汤阴一样。如此看来，原新郑西北一里许的子产祠，应是祭祀子产的“正宗”庙祠。同理，祠以人建，“东里”应在子产祠附近的新郑市内。郑州和尉氏的东里、子产祠，无非是出于对子产的崇敬之心，意在教化后人。

“东里”在哪里

李济通

郑州古管城的。如“民国”五年刘瑞璋所编《郑州志》就说：“郑西周玉林(今山西华州)徙居，为郑北鄙。又名东里，郑子产所居。”还有说在今尉氏县朱曲镇的。如乾隆《新郑县志·山川志》记载：“东里，旧志：在县东二十里。孔子云‘东里子产’即此。”该志按：“今县东无此迹。而(尉氏)洧川之朱曲镇有东里岗、子产祠，正郑东鄙地也。”如此几种说法，难免让人迷惑不解。但笔者以为，“东里”在新郑一说，有其一定的道理。一是乾隆《新郑县志·祀祠志》中，有“子产祠，在城西北一里，社稷坛东，创建莫考”的记载，并附有说明。指出唐唐友龄等所撰《晋书》中，即有“荣阳太守屯新郑城，使郭诵禘于子

猪鬃制销业务，属于半手工半商业性质。一般先向山货行购进毛料(也称为毛鬃或毛货)，经人工梳洗，将毛货加工制成纯货，按不同尺寸、色泽，配成各种花色规格运销国外。按其颜色，有黑、白、黄、花鬃四种；长短规格分为 25 号、17 号、4 号、5 号鬃，整个市场对河南的猪鬃特别感兴趣。据 1933 年版《现代中国实业》一书记载：我国猪鬃产量以西南各地及长江以北的豫、陕、甘等省为最多，由于地区气候差异以及饲养的关系，南方鬃短细，北方鬃粗长色黑，尤以豫省鬃毛长为最佳，具有鬃毛油润、富弹性、鬃身挺直、耐弯曲、耐旋回、耐高温等特点，蜚声国内外市场。

清末民初年，天津商号“公兴存”在福寿街饮水口池设一分号，专司收购当地及周边县市猪鬃天津。本地人仿效天津对猪鬃的整制方法，开始收购加工，逐步形成了郑州猪鬃加工业，产品主要销往汉口、天津等地。郑州早在经营猪鬃生

郑巴旧事

旧时郑州的猪鬃加工业

王瑞明

连载

卓氏的头又闷又重，她躺在床上，小武子似乎向彩凤说了什么。她担心彩凤会很快将这制假的事儿传出去，砸了银楼的牌子，那不气死卓老爷才怪，自己哪还有脸活在这世上？

晚饭时，卓氏走出房门，正好遇见卓老爷要出门。卓老爷随口问了句：“好些了吗？”

卓氏认定卓老爷说话的口气仍如往常一样，她才略略平静下来。

傍晚时，卓氏叮嘱卓嫂熬点银耳羹。

夜深了，卓氏敲响了二少爷的房门。彩凤问：“谁呀？”

卓氏说：“娘给你们送银耳羹来了。”彩凤下床开门。卓氏端着银耳羹笑眯眯地走了进来：“来，我熬了点银耳羹，帮你们补补身子。”

彩凤看着心身十分疲惫的卓氏，有些可怜她，也有些感动：“谢谢娘！”

卓氏说：“没事。你没有将小武子的事告诉老爷，保全了这个家，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彩凤眼一红：“娘也不易呢。”

卓氏的帮手角挂满了泪珠。

卓氏帮助彩凤将棉被晒好，想了想又说道：“彩凤，银楼里汉皋也见老了，再说他又管账又管事，也忙不过来，娘想让你学学算盘，也好为汉皋分担点，你说行吗？”

彩凤一怔：“老爷同意吗？”

卓氏说：“你先学着，到时我给老爷说一声。”

卓氏让彩凤学打算盘，决非一时心血来潮。卓氏断定，从彩凤向老爷隐瞒小武子作假之举的行为可见，彩凤已经认同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再说，二少爷无力主事，作为二少爷奶妈，彩凤完全有资格也应该掌管这个家。

这天中午，二少爷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卓氏悄悄地叫出彩凤：“走，跟娘出去一趟。”

彩凤跟着卓氏来到小巷中段的一个山货铺门口，一长胡须老者坐在门前打瞌睡。卓氏咳嗽了一声，老者惊醒了。

卓氏说：“甫先生，弟子我给您带来了。”

卓氏对彩凤说：“甫先生打得好一手好算盘，你就跟着学吧。”

甫先生走进内屋，拿出一本发黄的画有珠算图谱和写有珠算口诀的小册子，递给彩凤：“全在这上面，自己回去琢磨吧。”

彩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在打算

盘的乐趣之中。彩凤心好使，那珠算图谱一看就明白，只是那口诀上的字意理解不全，卓氏便耐心地教她。烛光下，婆媳二人和睦伴谈，好一段如歌的日子。

62

小武子很倔强，他一直对二少爷与彩凤的婚姻耿耿于怀。他仍然保持着夜不点灯的习惯，练功练累了，就静静地坐着，透过门缝，死死地盯着前面小楼上的窗户。他越想彩凤与二少爷做那事的情景，痛苦极了。

吃过晚饭后，二少爷一把扯下了桃花的围裙，将围裙当成了一面旗帜，拿在手里使劲挥舞，大喊大叫：“花花巾，花花巾！”

这时，彩凤正在房里洗脚，听到喊叫声，赶紧赤着脚跑了出来。彩凤刚踏出房门，二少爷手中的围裙像鞭子似的向她挥来，鞭打在了彩凤的脸上和肩上，挨打之处立即出现了一道道血痕。卓嫂扶着彩凤连拖带拉地将二少爷弄上了楼。

这时小武子在小屋里练着功。他听到了彩凤屋里的异响，跑了过来，只见二少爷张牙舞爪地推着围裙向彩凤抽打着。小武子怒不可遏，从背后将二少爷拽倒在地。彩凤忍着疼痛赶紧用手掐住了二少爷的人中穴，让二少爷安静下来。

小武子说：“我要卡死他才好！”

彩凤心里翻动着千头万绪：“你不可乱来，日子长着呢。”

小武子盯着彩凤：“我一天也等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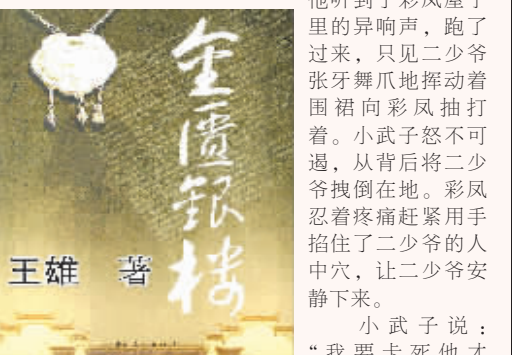
彩凤说：“他死了你也活不了的。”

一阵风吹来，屋里的蜡烛闪了几下，熄灭了。小武子无意中撞上彩凤丰腴浑圆的身子和那结实挺挺的胸脯，禁不住全身战栗起来。

小武子喘着粗气，颤抖地一把挽住了彩凤，将嘴亲了上去，彩凤毫不犹豫地顺势迎了上去，两只干裂的嘴唇很滋润地密贴在了一起。小武子一把将彩凤搂得死死的。彩凤顿时软了。

63

银楼里的生意好，忙坏了账房汉皋。汉皋连着打了几天的算盘，手指都木了。他一边揉手，一边感叹道：“真是人老了，年轻时连着打三天三夜也没事儿。”



王雄 著